

新民晚报

生活中有些事,确实得来全不费工夫。记得那年去成都,在送仙桥市场,买了两件出土的,宋人铜瓶,瓶十厘米高,大肚圆口,通体素雅,那岁月的绿锈,隐约可见,有一种平淡中见率真的意味;那青翠的砂斑,十分清晰,是一种苍古里见茂厚的趣味。

闲暇时,总爱在铜瓶里玩插花。于是那小小的书房,总会多了几分静美,几分优雅,常常令我陶醉在闲适的读书中;那静静的心灵,总会增添几分和美,几分宁静,时时沉浸在愉快的写作里。

明人张岱认为,插花器具,花瓶为第一。“三代铜,花瓶入土千年,青绿彻骨,以细腰美人瓶为第一,有全花、半花,花纹全者身段瘦小,价之数百。”于是便知道了“美人瓶”,是插花器皿的佼佼者。关于美人瓶,有两

花之金屋美人瓶 张大成

种说法。一种认为,瓶是古代的一种饮酒器,并印有美人图案,所以称其为美人瓶。后一种说法,是观其形,腰部收紧变细,宛如美人的细腰,便称其为美人瓶。我倾向后一种说法,因为这符合中国人的形象思维。

《红楼梦》第三回写道,黛玉初到荣国府,但见王夫人的起居室内,“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左边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边几上汝窑美人瓶——瓶内插着时鲜花卉。”那天读着这段文字时,宛如看见美人瓶里的时鲜花卉,朦胧中已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美人。于是明白了美人瓶,是名不虚传的“花之金屋”,同时也理解了“金屋藏娇”四字的题外之趣味。

玩插花,其实在享用一种静美。躲进书房,在古人遗存的铜瓶里,赏赏花,吟吟古诗,那意味,有着无穷的美意。于是那种简美,便会在自我陶醉中,得到惬意和满足。引发的一些联想,既可愉悦精神,又在享受诗文之美意。

玩插花,其实可拥有一种静思。坐在案前,在引发感慨的花草前,摆摆花形,品品古词,那意境,真是有钱也难买。于是感受静美,便成民国时期的仿品,许多花瓶上还贴有抄家物资的印记,我也买过几件,花钱并不多。记得有一年参加采风活动,在一家小店里见到了一件花瓶,惜碎成几大片。店主说,从一户旧人家收来的,就是少了几片,很便宜的。正因为大家看不好,又看不懂,成交就很便宜。于是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潜水之人,练就一身好水性;潜学之人,拾得一车好学问。于是多年玩插花,便应了那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明代文人陈继儒在袁宏道《瓶史》一书后跋中写道:“花寄瓶中,与吾曹相对,既不见摧于老雨甚风,又不受侮于钝汉粗婢,可以驻颜色,保令终,岂古之瓶隐者欤?”读读,眼前便会生发飘飘然的瓶花相对,也是生活的一种艳福。品品,心里便会生出坦荡荡的感想,人啊,人世间能与草木对话,便长人生的一种智慧。

把玩插花,与古物相处,时间长了,自然就有积累。于是玩多了,看多了,便会追根寻源。有了查找,就会弄清楚许多自以为明白的常识;有了考证,就会搞清楚许多原先不太了解的知识。古旧真假,优劣好坏,便能有板有眼,一一区分,着实地长了知识,长了学问。

关注“三代铜”的美人瓶,在博物馆和友人处见过,市场价格不菲。但找些古人玩过的美人瓶,尤其宋人和清人的仿品,还是比较容易的。前些年这类铜花瓶,在许多人的眼里,大都被看成民国时期的仿品,许多花瓶上还贴有抄家物资的印记,我也买过几件,花钱并不多。记得有一年参加采风活动,在一家小店里见到了一件花瓶,惜碎成几大片。店主说,从一户旧人家收来的,就是少了几片,很便宜的。正因为大家看不好,又看不懂,成交就很便宜。于是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潜水之人,练就一身好水性;潜学之人,拾得一车好学问。于是多年玩插花,便应了那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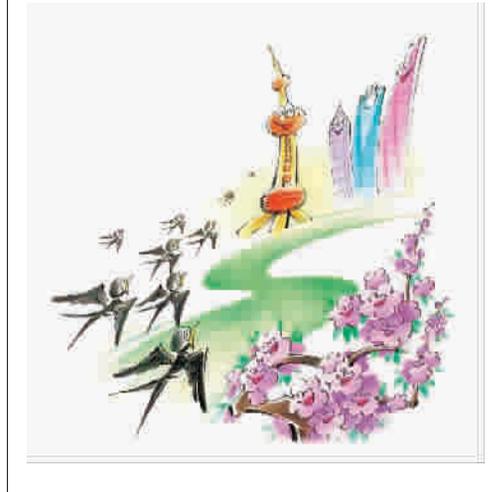


文化杂咏·海派

胡中行 诗文 孙绍波 图

九州一统五千年,地北天南血脉连。
不择细流方是海,聚沙堆土积峰巅。

某次在某店早餐,“四大金刚”其味甚美。一阿姨服务员手脚麻利,有客赞之,竟操沪语曰:阿拉非外地打工者也!此言刺耳,使外来者寒心,亦使我沪人蒙羞。上海者,中国之上海也。海纳百川,乃海派文化之根本。平等、兼爱,虚怀若谷,应为上海人之基本素养。先贤曰:海派者,有海样胸怀者也。



坦克堪称“陆战之王”,但在相当长时间里,人民军队主要与坦克对抗,而不是驾驶坦克与敌人作战。长征途中,1934年8月1日出版的红军《红星报》第56期内页刊登《中华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里面配有一幅有坦克形象的宣传画,坦克侧面写有“红军抗日先遣队”字样,这是外界关于人民军队了解坦克兵器的最早记载之一。“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经过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艰苦磨练,人民军队终于在20世纪40年代中叶真正接触和使用坦克,并且在中国东北率先投入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为了抢夺胜利果实,以“收复主权”为名向东北调兵遣将,企图尽快从苏联红军手中接管城市,把立足未稳的共产党武装消灭掉。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自卫军(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前身)积极行动起来,利用苏联军事当局与国民党办理防务移交的空档尽可能多地向日军遗留物资运回解放区。11月初,自卫军某部教导员高克到沈阳原日本关东军战车修理厂侦察时,无意中发现那里还停有几辆日本关东军遗留下来的坦克。这里要解释一下,此时沈阳的形势异常复杂,苏联虽然成立军管机构,但原伪满洲国的军警宪特并未肃清干净,他们手里掌握着大量隐藏的枪支武器和硬通货,在地下活动的国民党特务唆使这些人搞破坏活动,并要求他们“坚守本职,直到把沈阳移交交给国军”,事实上,沈阳城内苏联军管当局能够依靠的维持秩序的力量只有中共领导的自卫军,因此苏军对他们表示了善意,对其寻找日军遗留物资持默许态度。

经过努力,在国民党军即将踏进沈阳城的最后关头,高克和战友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将两辆九七式坦克开出修理厂,突破国民党军和土匪封锁线的过程中,随行的日本俘虏暗中破坏了一辆,剩下的一辆

不用微信又怎样?

周炳焘

我的几位朋友(包括我自己)至今都没有用微信或类似的社交媒体,究其实,他们并不是科技产品的排斥者,也不见得是忙到没有时间读微信——他们认为:不用微信朋友照样交,信息照样收到,日子照样过,何必每时每刻都低着头摆弄手机呢?

在这个众彩纷呈的网络世界,不用微信的人俨然成了“少数民族”。2015年有一个报道,说92%的美国青少年(13-17岁)每天都要上网。其中有24%几乎是“每时每刻不离手机”,71%的人用Facebook,50%用Insta-

gram,41%用Snapchat,统计数字还显示约四分之一的青少年使用着一种以上的社交媒体,通常每人会有150个左右的Facebook或者是Instagram的网友。

这种情况引起了美国舆论界的关注。最近我在美国看到一个研究报告:研究人员用一个类似于Instagram的设置,让被试验者阅读图片,然后用磁共振来看被试验者脑部成像的变化,发现被试验者的脑部产生一种可以量化的图像变化,提示人们

九死一生保“独苗”

田剑威

甲兵历史上的“第一车”。在动荡的岁月里,呆在根据地的坦克也面临巨大危险。1946年2月春节前夕,国民党特务孙耕尧与藏匿于通化的原日军大佐藤田实彦密谋,企图发动当地的日本溃兵及伪满官吏实施暴动,呼吁国民党军进占南满。藤田派遣死党赤川仙一郎策反坦克大队留用的日本技师新仓,要他在暴乱时夺取坦克参战,如若不成,就炸掉坦克。2月3日凌晨,时钟敲打四下时,全市电灯突然闪

《百年酒馆》是一部特别的美剧,总共10集,长短不一,长的可以有67分钟,短的都只有30分钟。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即使只有30分钟的短剧,也会来个“幕间休息”,一般来说,这在大制作、大场面,或时间长的电影中所常见。是不是因为这部美剧都是对话,会引来疲惫?事实上,它胜就胜在对话。《百年酒馆》没有外景,场景大都设定在酒馆或卧室,但就在那里,两个人或几个人说着话,话语来来回回,此起彼伏,收收放放,引领我们走向故事核心和人物内心。第3集,先是一个女人对着镜头滔滔不绝,移开摄影机,我们看到她的谈话对象是本剧男主角、前夫霍勒斯,这一集从始至终都是他们的对话,由对话,构筑了他们两人曾经

的过去,以及现在的处境。第6集,皮特和网上认识的相亲对象聊天,多么精彩。这部剧集由路易·C.K自编自导自演,谁让他曾做过脱口秀演员呢?他深知语言的奥秘和魅力。

聚焦百年酒馆,理应具有一种历史感——在电视剧里,我们也知道酒馆创办人,在禁酒令时代,如何卖低酒精饮料和腌制牛肉三明治,维持生存;上世纪30年代,酒馆就反对种族歧视,让黑人喝酒;二战胜利,酒馆成了人们庆祝胜利的場所,但路易·C.K似乎更在意现在,他愿意把他的镜头对准百年后愈来愈破败的酒馆,以及它现在的经营者。酒馆能生存百年,自有它的治理之道,或者说,它的传统,比如,这家酒馆由霍勒斯和皮特两兄弟于1916年开办,他们死后,分别由他们各自的儿子一同经营管理,代代相传,从不立遗嘱。再比如,他们的酒馆收益,由各人自己决定拿取,一杯酒可以看顾客对酒馆的尊敬程度,随意定价。但它的衰落是不言而喻的,酒馆的椅子大半都是坏的,霍勒斯的姐姐西尔维娅力主趁还卖得出好价格,把酒馆卖了,并为此请来律师。这家酒馆还能撑多久呢?

这部像极舞台剧的电视剧,把酒馆

可以通过对图片的阅读来学习到怎样处世。但是,这种学习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学好,也可以学坏。研究人员发现,在Instagram和其他社交网络上,如果某些沾有不良习气的照片受到追捧,如吸食毒品、酗酒等,很容易被年轻人学习、模仿。

我有一位美国朋友从事社交媒体的研究,我问他不用社交网络是否会失

去很多东西?他说不会,还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更重视人和人面对面的交流,而不是在“推特”上聊天,他们更愿意花时间在真实的世界。说到社交网络的危害性,这位朋友为之作了辩护,他认为在社交网络出现以前,电视、电影、书籍等媒体上也充斥着不雅、消极的东西,人要学坏也很容易。所以,不应该看到有

去很多东西?他说不会,还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更重视人和人面对面的交流,而不是在“推特”上聊天,他们更愿意花时间在真实的世界。说到社交网络的危害性,这位朋友为之作了辩护,他认为在社交网络出现以前,电视、电影、书籍等媒体上也充斥着不雅、消极的东西,人要学坏也很容易。所以,不应该看到有

当成舞台,上面进进出出各色人等,有老顾客,坐老位子,自己带块垫布,置放酒杯;也有新顾客,或来独酌,或来约会。他们喝酒聊天,话题随意而广泛:选举、堕胎、难民、互联网、人工智能、相杀、橄榄球比赛……聊天的气氛绝不是轻松愉快的。有一个老人,走进酒馆,他刚出狱。小时候,他在这里喝了他人生的第一杯啤酒,后来,遇到了他的妻子,就在那个位子上。可也在那个位子上,他杀死了他外遇的妻子。这事发生在55年前。

百年酒馆 刘伟馨

这是一部悲伤的电视剧,酒馆的顾客、话题似乎被当成背景,真正让我们感伤的是这家百年酒馆的主人,所有

都不顺不遂。霍勒斯的叔叔老皮特,刻薄、爆粗口,孤独中饮弹自尽。霍勒斯的姐姐西尔维娅,身患癌症,一门心思要卖酒馆。霍勒斯的堂兄皮特,精神病患者,清醒时是一个识大体、懂道理、有礼貌的好人,时时为酒馆着想,渴望爱情,希望有个美好的人生下半场,但在不得不停药之后,病情加重。最后一集,前一场景,人们还对皮特失踪,甚至可能死亡而悲哀,当皮特推门进来,人们露出的惊喜神色还未消退,皮特转眼就杀死了霍勒斯。霍勒斯,酒馆的顶梁柱,对前妻有愧疚,试图走进女儿的生活,对皮特、西尔维娅有情谊,虽然最后他死在自己亲人手上,但恰如姐姐所说,他“没有特别有趣或者聪明或者善良”,他“只是一个男人”。霍勒斯因为年轻时出轨,他的儿子不认他。在父亲死后,小霍勒斯终于露面,百年酒馆应该是靠他传承了。

皮特和霍勒斯有过一段谈话:“对我来说,活着意味着起床上班,照顾自己。维护好身边人的关系,睡觉和吃饭,不是什么有趣的生活,但你还得继续生活下去,因为总会有变好的可能。”在酒馆,有顾客说:“尽管生活变得多惨,大多数人不会选择按关闭键。”《百年酒馆》是一部悲剧,但谁都知道,没有人想让悲伤压垮了生活。

青少年模仿Instagram上的不雅照片就把此归罪于社交网络。

他认为社交网络的可怕之处是个人信息的失控,错误信息的传播速度极快,须臾之间,对某件事物的评论可以如雪片而至。他说他18岁的女儿最不喜欢的就是网友之间互相评论彼此的生活风格,甚至没有界限,没有分寸。比如,一次她和朋友在洛杉矶的餐厅吃饭,一网友兴致勃勃地把大家吃东西时的照片上传到Instagram上,她感到不悦,觉得那位朋友至少应该征求别人的同意,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吃东西时的照片。

有不少朋友鼓励我早日加入他们的微信朋友圈,说是不参加的话你会失去很多信息。有趣的是,也就是这些朋友,一旦朋友圈里发生重要的事总是会打电话告诉我。所以,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信息隔绝,所谓失去的很多信息,那就是一些无休止的闲聊,以及蹩脚的笑话罢了。

日文,高克也凑了过来,不料新仓一个箭步冲过来,对准他俩前胸各击一拳,两个人毫无戒备,被打倒在地,新仓夺门而逃……情况紧急,董来扶人立即把可疑的日本留用人员控制起来。当时,可疑分子都躺在被窝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搜他们的衣服,也没发现破绽。董来扶眼尖,发现一个人枕头上露出一个白色的布角,取出来一看,正好和新仓钱夹里的白色方巾一样,只是上面写的是“队员”而不是“队长”。警卫员把其他人员的被子一掀,发现每个人的脚下都有一块白布,原来是国民党一串通日本人想搞一次暴动,炸毁我军的坦克,白色方巾是暴动时的袖章,“队长”和“队员”是暴动时的官衔。经审讯,内应分子说60颗手榴弹已装进坦克,董来扶等人赶紧向车库跑去,果然在“102”号坦克里找到了手榴弹。万幸之中,这辆人民军队的“坦克独苗”终于保住了。

上海姑娘开上了坦克,人民军队有了女坦克手。

十日谈 光荣之师

